

交 流 剧 本

81—NO. 8

大型新编历史粤剧

唐 宫 剑 影

根据颜海平话剧《秦王李世民》改编

改 编 车耀中



湛江行署文化局戏剧工作室编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年龄从一场算起。)

- 李 渊 五十七岁—六十四岁,唐高祖。
- 裴 寂 五十岁—五十七岁,李渊宠臣,尚书右仆射。
- 尹贵妃 三十岁—三十七岁,李渊宠妃。
- 李建成 三十一岁—三十八岁,皇太子,李世民同母兄。
- 萧 瑀 五十三岁—六十岁,中书省中书令。
- 李世民 二十二岁—二十九岁,李渊次子,封秦王(即唐太宗)。
- 房玄龄 四十岁—四十七岁,秦王府记室。
- 李元庆 十六岁—二十三岁,李渊十六子,李建成、李世民的异母弟,封汉王。
- 李元吉 十七岁—二十四岁,李渊第四子,李建成、李世民的同母弟,封齐王。
- 刘文静 四十六岁—四十九岁,门下省侍中。
- 徐福生 五十岁许,原为铁匠,后从军。
- 尉迟敬德 二十七岁—三十四岁,原为铁匠,随马邑刘武周起兵反隋,后归降李世民。

长孙无忌 二十九岁—三十六岁，李世民妻长孙夫人兄。

长孙夫人 二十岁—二十四岁，李世民妻。

秀 子 十六岁—十九岁，刘文静之女。

王 暉 十八岁—二十五岁，太子李建成近侍。
将士、庭卫、宫娥、内侍若干人。

第一场 继上征途

〔太极宫，两仪殿。帷幔低垂，仙鹤肚中檀香烟雾由鹤咀冒出，袅袅不绝。〕

〔幕启。李渊与大臣闲叙。御座上坐着李渊。左侧是尹贵妃，右为太子李建成、中书令萧瑀。〕

李 渊 （诗白）

晋阳宫里闪刀光，兴兵除暴斩豺狼，
立国开基成大业，锦绣江山归李唐。

（白）孤家，唐高祖李渊！

（七字清）

坐上金銮一年整，频频战乱国未宁。

二郎兴兵陇西境，四郎被困晋阳城。

裴刘二卿去救援，战况未知心难平。

断万机，劳心性，卿何以，慰孤情？

李建成 父皇！（中板）

我主明君，泽黎民，登基承命。定然是，逢凶世，
化乱为宁。（花）为解亲忧，慰慈颜，请娘娘把
凤舞莺歌，向君王孝敬！

李 渊 （接唱）皇儿果然忠孝，为父顿觉意定神宁。（对
尹贵妃）爱卿欲献甚舞何歌，不妨奏明一听。

尹贵妃 （接唱）陛下果然有心观赏，臣妾方敢奏明。

李 渊 卿且奏来！

尹贵妃 今日所献的歌舞吆？就是当年隋后主最心爱的柘枝舞，确是美妙莫名！

李 渊 众卿以为如何？

萧 瑀 （欠身）这个……

李建成 唉吡父皇！此舞好极了！

（减字芙蓉）她热烈如蝶恋花，狂情不自胜。她轻盈似春燕，展翅把云凌。

李 渊 好啊！

尹贵妃 传乐舞上殿！

内 侍 传乐舞上殿！——

〔奏“夜深沉”，宫妓们载舞载舞，飘然上场，身姿窈窕，轻疾柔美。〕

内 侍 启奏万岁！秦王大败陇西十万兵马，班师回朝！

李 渊 （如梦方醒）啊！

（乐舞止。尹贵妃忙引宫妓退下。）

李 渊 好哇！（滚花）

二郎竖立奇功，朝廷欣欣喜庆。除却西北后患。我师可直取洛阳城。真是一着得其宜，全盘均可取胜！

李建成 （接唱）父皇运筹帷幄，真乃妙算胜过神灵！一旦攻克洛阳城，大唐江山如铁定！

萧 瑀 （接唱）陇西逆贼虽凶悍，难敌秦王神勇兵！

李 渊 （微含得意之色）二郎似我！（接唱）所谓高门贵胄无太子，强将麾下无弱兵！若论征战戎机，二郎

比他大哥还要胜！

李建成 （不自然地）是！……秦王出类拔萃，才华过人，自然比我胜！

〔内传“秦王到！——”

〔李世民内唱首板一句：胜利归来，心潮逐浪上。

〔秦王府记室房玄龄，汉王李元庆，并将士若干人随同上。

李世民 （诗白）

立国兴邦辅君皇，沙场浴血染戎装，
承平一统民所望，志士宏图未可忘！

房玄龄 下官房玄龄！

李元庆 汉王李元庆！

众 沙场洒热血，秦观见君皇！

〔随李世民入殿。

〔李世民直趋李渊前。

李世民 （跪）儿臣世民见驾。

众将佐 （跪）我皇万岁！万万岁！

李 渊 众卿平身！

〔众分立两旁。李世民入座。

李 渊 （向李世民）二郎此番出征，为朝廷立下大功，满朝文武都为之意气轩昂！

李建成 （虚伪地）是啊！二弟赫赫战功，乃四海之福，国家之光！

萧 瑄 秦王殿下功盖天下，臣等敬贺，理所应当！

李世民 父皇及太子殿下、列位大人赞誉，臣却不胜彷徨

啊！（反线中板）

际此时艰，逐鹿群雄，点燃四面狼烟，一如豹突虎
闯。田野上，尽荒废，试问百姓那得安康？（转滚
花）父皇啊！如今大唐天下未定，四海民生未宁，
儿臣区区一战之功，何足宣扬大讲？！

李 渊 二郎胸怀广阔，大志可嘉，听父皇封赏！封你官拜
太尉，加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关东兵马，一律听令
调遣！

李世民 谢主隆恩！

李 渊 众位壮士沙场杀敌，劳苦功高，朕为众位英雄置酒
洗尘，亦是理所应当！

众将佐 谢君皇！

李 渊 拿酒来！

〔宫女奉酒〕

李 渊 （满面春风）秦王奏凯，天助我师，这第一杯酒，
敬献上——苍！

众 臣 愿上苍降福大唐，万代江山，昌盛辉煌！（洒酒于
地）

李 渊 这第二杯酒……

李建成 呵，父皇君临天下，威震八方，天命所归，万民敬
仰，这第二杯酒吗，自然应敬献当今英主，儿臣尊
敬的父皇！

众 臣 祝圣上万寿无疆！

李 渊 （一饮而尽）哈哈哈哈！（注视秦王）

萧 瑀 这第三杯酒……

李世民 这第三杯酒，当敬献战死疆场的英灵！想起这报国

忠魂，不禁满怀悲壮、感慨不胜。（洒酒于地）

〔幕内叫声：“齐王到！”〕

〔李元吉垢面污衣跌进殿来，四座皆惊。〕

李 渊 你？

众 齐王殿下！

〔静场。〕

李元吉 （“扑通”跪下）儿臣齐王元吉见父皇圣驾，请恕儿臣莽撞！

李 渊 （急问）吉几何事突然回宫？

李元吉 （抬头）我……

李 渊 （心焦如焚）请援兵？

李元吉 不是！

李 渊 要粮草？

李元吉 也不是！

〔静场〕

李 渊 晋阳——失守？！

李元吉 （伏地）恕儿臣万死的罪状！

〔全场震动〕

李 渊 （下意识地站起）你……

李元吉 （心慌）呵，父皇！儿臣独力支撑，实难抵挡！

李 渊 胡说！刘文静不是已去晋阳助你把城防吗？

李元吉 （结舌）刘文静他…

李 渊 （大怒）蠢才！你败了朝廷的大事，还有何话讲？！

李元吉 （仓皇，迸出）刘文静擅自调兵，临阵把命抗！致使我军进退失据，兵败城亡！

李 淵 （神色一變）果真如此？！

李元吉 父，父皇呀！（木魚）

父皇在上，让儿臣把情况说清，那时儿臣被刘武周
贼军围困，在晋阳城。刘文静带着救兵到来，不听
儿臣调令，攻守进退，擅自用兵。还悬落儿臣无
知，乱执权柄。是父皇徇私任事，致有如此不平！

李 淵 （被触怒）刘文静果然好胆。中书令！

萧 瑀 臣！

李 淵 速传朕旨，将刘文静片革职除名！

李世民 （惊视李淵，欲言又止）父皇……

李 淵 （紧逼李元吉）裴寂——裴仆射，你的救兵呢？

李元吉 裴仆射？

李 淵 啊，他带来的三万救兵呢？

李元吉 （向殿外看）他、他、他……

李 淵 他怎么了？快讲！

李元吉 他在殿外候旨！

李 淵 宣他上殿！

内 侍 裴仆射上殿！

〔尚书右仆射裴寂上。云盔卸甲，十分狼狈。

裴 寂 奉旨出救兵，未打心先惊，遇敌就逃命，管他输与
赢！（入殿、下跪、叩头不止）微臣罪该万死，圣
上饶命！

李 淵 平身！奏上来！

裴 寂 主上请听：（流水中板）刘武周那些豺獭兵呀，生
成那种强蛮凶野性呀，尤其那个尉迟敬德更难顶

呀。他由幾男猛夾爭呀、他杀得我三万人马都不剩呀，我走退一步就活不成呀，那架衣个那架。

（滚花）

如今刘武周大军，已杀进黄河界脱。

李 渊 （跌坐座上，酒杯碰落）啊，这便如何是好？

李世民 （花）儿臣戎装未解，愿率军收复晋阳城。

众将佐 秦府将兵，愿听从秦王将令。

李元庆 小王元庆，亦愿随二哥出征。

李 渊 如此好！好！好！（大喉快中板）

朝廷再度发精兵，二子秦王听御令！

李世民 臣！

李 渊 （大喉花）

命你率三万人马，挥师直抵晋阳城！

李世民 臣领旨！

李 渊 （接唱）四子秦王听御令！

李元吉 臣！（惊）

李 渊 （接唱）随秦王再度去东征！

李元吉 ……臣……领旨。

（另场）真真要命！

李世民 （接唱）一声珍重告别父皇！

李 渊 二郎！（李世民止步）

（接唱）父皇切望你展开得胜！

李世民 （注视李渊，激动地）是！

〔率众将佐急下。除李渊外，均肃立拱手送行。

李渊步下宝座。李元吉、裴寂跟下。

李元吉 父皇！……

裴寂 陛下！……

〔李渊甩手怒下。萧瑀亦下。〕

李建成 （微微含笑）四弟！裴大人！秦王功成奏凯，巧遇二位败北逃回，未免太过扫兴！

李元吉 哼！（急下）

裴寂 （呆视李建成，恐惧地）是，是啊！（急转身，踉跄追下）皇上！陛下！啊……

李建成 （注视其背影，阴冷地一笑）哼哼！

〔尹贵妃上。〕

尹贵妃 殿下！

李建成 娘娘！

尹贵妃 （花）秦王功名日盛，我为你太子地位担惊？

李建成 （接唱）是呀！父皇今日对臣爱莫如深，令我火冲头顶！

尹贵妃 （接唱）若不密谋对策，只怕日后不得安宁！

李建成 （凑近）娘娘！

尹贵妃 （稍挪开）殿下！

李建成 （靠得更近）娘娘救我！（欲跪，尹贵妃急扶，李建成就势抱住。）娘娘！……

幕 闭

第二场 积怨群奸

〔汾水河畔。古老的城堡——张维堡，突兀苍黑的群山，峰巅掠过一股股的烽烟。向北望去，晋阳城楼隐约可见。〕

〔恶战中的间隙。幕启。〕

〔刘文静内唱“二黄首板”：“率孤军，守危城，誓死奋战！”〕

〔刘文静踉跄冲上。徐福生后随。〕

刘文静 （银台上）

连续苦战了多天，伤残弱卒苦无援。抵挡着，贼军压顶，围攻堵截天天不断！

徐福生 刘大人，睇你身受箭伤，流血不止，且在此休息一下再算啦。（扶坐石墩上）

〔战鼓咚咚，螺声呜呜。〕

刘文静 （一震）徐福生，（指臂上中的箭）拔掉它！

徐福生 是！（不忍，但又没办法，只得用力拔下。箭口出血，撕下襟上布片，包扎伤口。）

刘文静 （指腿上所中的箭）再拔掉它！

徐福生 刘大人！箭口流血过多，要找医师调治，才可保安全啊！

刘文静 贼军可能再次发动进攻，必须立即拔除，以便挥师

再战！

徐福生 （咬牙）是！（拔）

刘文静 （牙筋突暴）好！

〔一阵阵的急促的马蹄声。刘文静挣扎起身。众士卒、百姓上。〕

一士卒 禀报刘大人：前方一队人马，又冲杀过来了！

刘文静 众位壮士乡亲！（快中板）

王师已到潼关边，即将前来此一线。

我们必定得救援！（花）我刘文静！

生，算不得人杰；死，一定要做鬼雄！

即使是身首相分，也要象那疾风雷电！

将士们！且将快弓拉满，满箭上弦！

众 （重句）且将快弓拉满，满箭上弦！

〔众拉弓待发。远处传来喊声“住——手！”一阵马嘶声过后，一队武士簇拥着一员将帅——李世民上。静场。〕

刘文静 秦王？……秦王！我的好秦王啊！（手中弓箭落地，昏厥过去。）

李世民 （搀扶）刘文静醒来！文静醒来！

刘文静 （悠悠而醒，难。李世民急扶起，相抱哭相思）

李世民 文静兄！（花）齐王与裴仆射败北逃返京部，兄却死守孤城苦战。晋阳到底是如何失守？此事一直萦绕在我心田！

刘文静 殿下！（花）臣拼死未能守住晋阳，河东汾晋只剩下一堆地殻。百姓士卒惨遭屠杀（捶胸泪下）臣虽万死，复有何言？

李世民 不对呀？路上，百姓士卒拦路禀报，都说……

刘文静 他们说什么？

李世民 （花）为你请功，列举临阵脱逃者的罪愆！

刘文静 哦！……

李世民 （花）昔不将真情奏达圣上，使奸诈惑主，有功者不得奖！有罪者不得罚！甚至搞到功里倒颠！

刘文静 （花）这便待战事稍宁，臣再将实情禀明一遍。

〔马嘶声。李元吉、李元庆冲上。李元吉与刘文静四目相对，各各一怔。〕

李元吉 （惊悸地）刘文静！你还活着？

李世民 （肩峰一动。瞥了一眼李元吉，唱“滚花”）刘大人早在沙场战死，可謂上有苍天！

李元庆 二哥！（花）方才刘贼战败回营，如今又领兵来据战！

李世民 他有多少人马？

李元庆 将近四万。

李世民 离此有多远？

李元庆 四十多里。

李世民 （大呼）备马！（大喉花）刘武周啊，刘武周！

定教你全军覆没，片甲无存！（挥兵杀下）

〔金鼓。滚箭。月光、剑影，翻滚不息。一束追光照在李世民身上，斗篷飘飞，英气逼人。〕

〔暗转。〕

〔谢亮。三个月后。〕

〔晋阳宫一偏殿。〕

〔尉迟敬德，已归顺为秦王府中勇士，背着徐福生

急上。

尉迟敬德（急迫地）秦王！秦王殿下！

〔内李元吉呼喊：“逆贼那里走！”领侍从上。尉迟敬德一惊，弓身欲下，差点与李元吉相撞。

尉迟敬德（将徐福生放在一边）未将参见齐王殿下！

李元吉（“唰”地抽剑，侍从随着持剑在手）尉迟敬德！你胆敢保护罪犯？！

尉迟敬德（跪）殿下息怒！（花）徐福生是臣幼年打铁时的师傅，乞殿下开恩一线。

李元吉（花）你是刘武周贼军的降将，难怪你不知齐王我是从不开恩可言！

尉迟敬德 殿下！他不过是说了句公道话。

（七字清）刘大人功高人共见，除官免职理不端。逆耳忠言应无罪，打杀义士鬼含冤！还求殿下开恩典。不能罪责这老军贤。

李元吉 闭咀！（大喷花）

刘文静免官，是圣上所断。毁谤天子，罪滔天！逆贼快快滚开，罪还可免。若然再多咀，我要你死在当前！

尉迟敬德（按不住怒火）呸！

李元吉（寻衅地）呔！你想动武是吗？秦王对你的剑术赞不绝口，今日正好领教！

尉迟敬德（退出）臣奉陪了！

李元吉 怎么？真想动手？（举剑欲刺）

徐福生 要杀，就杀我！敬德，你走，你快走！

李元吉（插剑入鞘，拿鞭。一鞭将徐福生抽倒。徐福生

惨叫)

李元吉 (笑,念“白榄”)这个死老头,可作比剑的条件;
如果你胜我,将他死罪免;若然我胜你,立即将他
棒杀在眼前!(重)

尉迟敬德 臣遵命!

李元吉 好!看剑!

〔比剑。尉迟敬德无意伤人,处处退让,李元吉得以步步逼进。徐福生又急又恨,昏厥过去。尉迟敬德被逼退至殿堂死角,奋起反击,李元吉跌倒。

李元吉 来人啊!尉迟敬德反啦!

(侍从惊呆了,不知所措)

李元吉 (拼死嚎叫)快绑!快与我将他捆绑!

〔侍从如梦方醒,一拥而上,捆绑尉迟敬德。李元吉才爬起来,剑逼尉迟敬德。

李世民间声赶上,刘文静紧随。

李元吉 (呲牙咧嘴)你!降将!逆贼!我斩了你!(举剑欲刺)

李世民 住手!(劈手攥住李元吉的手,夺过长剑,“啷”掷地)

李元吉 (眼珠一转)二哥,此贼反性难改,意想谋杀于我!

尉迟敬德 (气得发抖)哼!

李世民 (大喉花)四弟休得含血喷人,须知做人贵在正直良善。

(白)左右松绑!

李元吉 （一哀）唉！

〔侍从为尉迟敬德松绑。

尉迟敬德 （趋徐福生跟前）师傅醒来！师傅醒来！

徐福生 （昏迷中似正受鞭打，痛呼。）呵！（一颤）呵！

（一颤）

（沉脸花千菊）何故鞭打恩翁！

李世民 为何又鞭打恩翁？

李元吉 他竟敢诽谤父皇，为罪臣请赏！

李世民 罪臣？那个罪臣？

李元吉 （指刘文静）就是他，刘文静！

徐福生 （昏迷中急呼）不对！不对！刘大人无罪，刘大人有功当赏！皇上不公，不公！齐王殿下他太狠毒了！

李元吉 （举鞭势下）老贼！我叫你诽谤朝廷！

徐福生 （惨叫）啊！（昏死）

众 齐王殿下！

刘文静 （急扶徐福生）快快生医治伤！

尉迟敬德 遵命！（将徐福生背入）

李世民 （勃然）房卿！传孤教令！命刘文静为秦府东征洛阳行军总管。封赐晋阳城东良田二十顷，黄金五千两！

李元吉 什么？（血泪花）

他是罪臣！是罪臣！不该给封赐！须知忤旨欺君！

李世民 （按唱）

须知骗主欺君！功和过，日后查清见底蕴，岂容那奸究欺君！